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詳解卷五

宋 夏僎 撰

益稷

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臯陶前既已陳謨帝于是呼禹使汝亦陳善言禹既承命于是拜而嘆美謂臯陶之謨既已盡善夫何言

哉惟思日孜孜奉臣職而已揚子雲曰禹以功臯陶以謨當舜之時禹臯陶之事君各以其能自致於上臯陶陳謨不敢自許其功大禹成功不敢自許其謨故帝雖命陳昌言而禹謙遜不敢即承命而遂言者其意謂臯陶之謨既已如此而我惟日夜孜孜猶恐不逮其何以有加于臯陶此正禹不敢自任能言之責也以下文歷陳隨山刋木決九川濬畎澮等事乃因臯陶問其所以孜孜不忘之意故一一言之實非

自誇耀其治水勤勞如此也

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禹既不敢以能言自任而謂我惟思日孜孜奉臣之職故臯陶於是吁而疑怪其事謂禹非不能言故繼以如何所以問禹所謂孜孜者果何事也禹既承臯

陶之問于是言孜孜之事謂洪水之時其勢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襄陵下民遭此水災憂愁困苦至於精神昏惑雖墊陷沉溺亦不自知我於是乘此舟車輴樏四種之載以隨行其山刋除其木開通障蔽然後致功是時益實掌火焚烈山澤助我治水我又念水土未平民未粒食乃與益因其焚烈所得鳥獸進之于民使食之以充饑益鳥獸新殺者謂之鮮故言奏鮮食也但四載之說解者不同或以謂鯀九載績

用弗成兖州言十有三載乃同是九載之後乘以四載是為十三載其實禹之代鯀乃四載而成功世多喜此說蘇氏謂詳味本文予乘四載隨山刋木是禹自謂駕此四物以行山林川澤之間非通九為十三之辭也按書之文鯀九載績用弗成在堯未得舜之前而殛鯀在舜登庸歴試之後鯀殛而後禹興則治水之年不得與鯀九載相接兖州之功安可通九為十三乎大禹言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

弗子惟荒度土功是禹娶在治水之中而生啓亦在水患未平之前夫禹服鯀三年之喪自免至娶自娶至有子自有子至能泣亦已久矣安得在四載中乎況兖州言作十有三載乃同葢指兖州之事非謂天下共此十三載也惟孔氏謂四載為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而史記尸子慎子漢溝洫志所載亦與孔氏大同小異竊意秦漢以來必有師傳其說可信水乘舟陸乘車諸家皆然惟泥乘輴史記作𣝘音

絕慎子及溝洫志作毳山乘樏史記作輂溝洫志亦作橋然名雖不同其實一也輴𢷣毳一物也楯以版為之其狀如箕以擿行泥上樏以鐵為之其形如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此數物者益禹治水之時以此乘之以之履山川踐行險阻之具也禹既乘此四載隨山刊木以除障蔽然後治水之功可施自予決九川以下又禹申言其孜孜治水之事也史記以此決九川謂即禹貢導弱水以下益弱水

一也黑水二也河三也漢四也江五也沇六也淮七也渭八也洛九也要之不必如此之泥但所謂決九川者蓋謂九州之内凡有川澤皆疏通之使距於海也史記既謂導弱水以下為九川故說者遂以此距四海導弱水入於流沙為西海導黑水入于南海為南海導河積石後言北播於九河入於海為北海其餘六水所入為東海竊謂亦不必如此泥要之言決九州距四海但為決九州之川使各因其勢以歸於

海故以四海言治水之法先大而後小先下而後高使大水有所歸然後小水有所入理勢當然禹之治水先決九川距四海則大者已有所歸矣故此又濬畎澮使得達于川則小水有所入焉按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

之澮自畎而之遂自遂而之溝自溝而之洫自洫而之澮自澮而之川自川而之海今獨言濬畎澮距川不言其餘者舉大以包其小也禹既決川距海濬畎澮距川水既退而地利可興亦有魚鼈可食故禹于是與稷奏進其艱食鮮食而使民得其口體之養焉艱食一說謂稼穡之事艱難而後成故謂之艱食蘇氏又謂草木之實凡施力而得之艱難者謂之艱食若古者凶年饑歲民有拾橡栗仰食桑椹取給蒲蠃

以充饑者即此艱食之類是也二說皆通鳥獸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上言刊木而奏鮮食是除木所得故知益所進為鳥獸之肉此言決九川而奏鮮食是決川所得故知稷所進為魚鼈之肉也陳少南謂益稷奏艱食鮮食于民非人人而飲食之亦教有方爾此說極當禹既奏艱食鮮食以救民阻饑于是又使之勉於遷有之無互相資給使有居積者得以貿易如魚鹽徙山林林木徙川澤既懋遷有無則民

之所以資生之具無所不備然後可以安坐而享粒食之利粒食既足萬邦自然各底其治益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于貧窮故也舜使禹陳昌言禹讓不敢當能言之責故以孜孜自任至臯陶問以孜孜之事禹乃反覆陳其躬行之實而其所言皆根極至理雖曰陳其所行實天下之至言也故臯陶所以有俞而師汝昌言之說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

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禹前既陳洪水之初已與益稷盡力營治終至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故至此稱都以嘆美其治且戒帝使慎乃在位欲帝不以天下已治而不思也蓋洪水之初懷山襄陵下民昏墊禹與益稷併力治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今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雖無可憂者然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洪水之時天下雖多難

人皆知其難而焦心勞思共拯救斯民今也已安已治一無所難人情既玩其所可樂而忘其所可戒已治已安者或不可保故禹所以一言敬之曰帝謹乃在位也董仲舒謂堯舜禹以天下為憂不以位為樂豈非有見于此乎禹之言既在于居安不忘危故帝所以俞而然之也帝既然其言禹于是又言其所以慎在位之事下文安汝止而下皆慎在位之事也禹之意謂帝之所以有此天位者皆本乎天命之眷今

也覆茲帝位能慎以保之安汝止而不為外物所移
惟幾惟康而不忽乎至微不玩于已安其弼直而不
謬聽於謟諛惟動丕應徯志而不違于民意以此昭
受上帝之命則天將再命以休矣故曰天其申命用
休安汝止者言所止不可不安大學引詩曰綿蠻黃
鳥止于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
乎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故為人君止於仁為
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

交止于信葢人各有所止止于所當止則善矣非所止而止焉則外物得以移之矣此禹欲帝慎乃在位而必責于安汝止也幾者動之微也事至於顯然著在耳目人誰不知所以圖之惟藏于耿綿微而未著則人多忽之殊不知已安而不能保則安未幾而危或繼于後此慎在位又在於惟康也好人順已惡人逆已人之常情也况已治之後人情溺于宴安必厭聞切直之言殊不知不好切直之言則䛕諂面諛之

人曰至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此又在于其術直也惟動丕應徯志舊說皆謂人君惟無動動則凡徯志者皆大應于外詳味經文但言惟動丕應徯志未嘗言惟動徯志丕應信如舊說則文勢不順余謂此亦是禹戒舜愼乃在位之事葢人君居士民之上自非以天下國家為念則恣情縱欲妄動妄作無所不至故禹戒舜謂人君不可妄動惟其動之之際必欲大應天下徯志之民天下之民所以徯望于

君者不過欲其治我安我今人君于惟動之際必期欲丕應天下徯志之民則必無妄動之失此丕應徯志正與盤庚所謂丕從厥志之言相類大舜始也因天眷命尊履帝位今也誠能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兢兢業業慎乃在位如此則可以昭受上帝眷命之意天心亦以其能副吾眷託之隆而再申以休美之命此正大禹之意也林少頴謂天帝之稱其實一也考經所載凡稱天稱帝皆同但變

文以成其義既曰格于皇天又曰格于上帝亦是變文可知若必欲為之說則鑿矣此說極當禹既為帝推廣慎在位之道帝于是吁而嘆美其言謂之曰慎乃在位之道亦非一人自能為之實賴羣臣之助故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林少頴云孔氏以鄰為近言君臣道近相須以成此說未通據下文言欽四鄰則所謂鄰者乃指禹之僚屬也謂左右前後相與叶力以事君者然則此所謂臣哉者言必賴爾臣之助指

禹而言也謂鄰哉者言汝又當率其僚屬左右前後之人以為助我也既言臣哉鄰哉又言鄰哉臣哉此言之不足故重言之反覆申言以見其至誠之深此說為善帝既謂慎乃在位賴臣鄰之助禹亦知此事非一人所能實賴羣臣賛襄之力不復過讓故直言俞而然之謂𢑴責助于臣鄰其說然也由是觀之唐虞君臣以誠實相與不為不情之舉于此可見矣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

四方汝為

禹既然舜臣鄰之責故帝于是又申言其所以資臣鄰之義謂人君居上無為待臣以有為亦猶心居中虛未甞有為皆須股肱耳目之助故言臣作朕股肱耳目謂人君欲有所動作視聽皆須臣為之用也自左右有民而下皆所以解釋股肱耳目之義王氏謂汝翼汝為言作股肱汝聽汝明言作耳目此說是也予欲左右有民謂予欲善政善教左右斯民使叶于

中若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即此所謂左右有民也左右有民人君特有是欲而已不能自遂其欲也體人君欲左右之心而輔翼之者則又在于臣舊説皆謂汝翼為人君欲左右有民臣則輔君以為之此說不通蓋下文言汝為汝明汝聽謂宣力四方君所欲為也君不能自為汝臣當為之觀古人之象君所觀也君不能自觀汝臣當明之聞六律五聲八音君所欲聞也

君不能自聞汝臣當聽之此三事皆責臣自任其責
未嘗有輔佐之意何特左右有民乃君自左右而臣
乃輔君而已予謂此云左右有民蓋謂君欲輔翼其
民以成其性君不能自為汝臣當輔翼之也此說正
合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之意也故其理尤長予欲宣
力四方蓋欲布治功于天下也舜謂我欲布治功于
天下以身居九重特有是欲而已不能自為也汝當
代我為之也舊說左右有民是作肱宣力四方是作

股然以人情觀之手能左右扶翼于人是左右有民為作肱可知矣左右有民既是作肱則宣力四方為作股又可知矣蓋奔走四方必待力乃能至也林少頴謂汝翼汝為申言作股肱之事若欲一句為股一句為肱如下文以汝聽為耳汝明為目則不可此說尤渾成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此舜又言臣作朕目之事也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諸乾坤是上衣下裳製自黄帝堯舜特因之而已矣故謂之觀古人之象盖謂上衣下裳十有二章取象于物古人為之已有成法舜今欲觀其所象之法而作為㬌服故在禹不可不為舜明其制度也日月星謂之三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能興雲雨龍取其變化無方華蟲雉也取其文昭著宗彞宗廟彞尊也取其祀享周禮六彞有虎彞蜼彞則此

宗彝蓋謂虎蜼之狀蜼音柚獸名似猴周禮音壘又蜼讀為蛇虺之虺藻水草之有文者取其有文火繡為火字也取其炎上鄭氏乃謂考工記言火以圜則此火乃繡其形圜如半環唐孔氏謂今之服章皆繡為火字則孔說是也粉米米之白者也取其潔白能養人黼如斧形取其能斷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也黻為兩已相背謂刺繡為兩已字相背欲以見善

惡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蓋以青黑線刺繡為兩已字也十二章說者不同大抵當以鄭氏為據其說讀會為繪謂以五色畫之也讀絺為黹展几反黹紩也紩時栗反紩以為繡也十二章之服謂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者畫以為繪施之于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紩以為繡施之于裳也此有虞氏之十二章也至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旗冕服九章而已登龍于山

登火于宗彛其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彛此五者繪之于衣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此四者繡之于裳此周之九章也衮冕九章以龍為首龍首卷然故以衮為名鷩冕七章以華蟲為首華蟲即鷩雉也故以鷩為名毳冕五章以宗彛為首蓋為虎蜼之狀虎蜼毛淺毳且亂故以毳名此成周增損有虞之服制也鄭氏此言皆有據而云若夫孔氏之說則有二失

矣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為一句謂以五
采成服雖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為飾據此經云
予欲觀古人之象而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結之于後則是此言蓋謂作服而云爾豈于中雜入
宗廟之彝尊者哉其失一也又以絺為葛之精者葛
非可繡之物自古未聞有以為裳者合孔氏知其說
不通乃附會為說曰暑月則染絺為之夫絺繡所以
為祭服豈暑月則染葛為服而冬月則去耶其失二

也而又以粉米為二物其說與制度皆齟齬而不通故不若鄭氏之說為善也上既言作會為衣絺繡為裳下又言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者蓋所言特其所象之物然作服須用繒采有繒采然後繪畫絺繡其所象之物于上故此必言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謂如上所象十二章之物當先用五等采色于繒采上明施以五色或繪畫或繡刺皆以五色施之也此十二章天子備焉諸侯則降于天子大夫則降于諸

侯士又降于大夫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分有尊卑故服有隆殺此任作服者所以不可不明其差等孔氏謂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服自龍以下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鄭氏又謂十二章天子備有公山龍而下侯伯華蟲而下子男藻火而下卿大夫粉米而下二說雖不同要之皆以意度之經文不詳無所考據姑存之未敢必信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又舜命禹作耳之事也人君之情貴乎下通于民下民之情貴乎上通于君君民之間相去遼邈不能以自通故出納之際不無頼于大臣焉然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故欲出君言以通于下納民言以通于上又不可不本于樂矣舜之命禹必謂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者其意葢謂君民之情雖不可不出納而出納之際尤不可不本于樂故當出納之際所以必欲其先審六律五聲八

音以察政事之治忽還以是樂而出納五言也所謂以樂出五言者謂受君之言于上乃播之于樂使其言合于宮商角徵羽之五音民聞之者皆洞曉上意故謂之五言所謂以樂納五言者謂採民之言于下亦播之于樂使其言亦合于五音君聞之足以為戒故謂之納五言聞樂以察治忽因察治忽而還以出納五言在舜特有是欲而已自不能任其責也資之以聽者其在禹乎此所以言汝聽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隣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舜既命禹以作股肱耳目于此又言汝既居是任不當阿諛曲從當直言極諫凡我一言一行苟有違戾于道汝當弼而正之不可面則苟從退則言我不可弼也林少頴謂舜大聖人也所言所行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豈復有違于道者而曰予違汝弼禹亦

大聖人也其事君盡忠亦可以為法于後世又豈復有面從而退有後言之事哉而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蓋君臣之間相與警戒不得不爾惟其無是事而尤不忘警戒之心此其所以為大聖人也舜既責禹使盡輔弼之誠故又從其欽四鄰謂禹所與比肩聯事左右前後之人禹亦當欽之使之同心恊力而弼正我違也禹既自盡弼違之誠又欽四鄰而相與弼君之違其或有庶頑讒說之人不以弼違為意邪說

媚上曲從順旨不在是道者在禹不可無術以處之也蓋所謂庶頑讒説之人乃小人之有才者其便口利辭足以變易人之觀聽而彼亦自謂其邪説為是而頑然不可化故謂之庶頑讒説若人者不用則已一或稍用則浸潤膚受雖聖主亦不能無惑故舜于是命禹謂不幸而有如此之人汝當講侯射之禮以明其賢否既明之若果是讒説頑然不可化之人然後鞭撻之使之痛楚常記而不忘又書其過于冊以

識録其事而為他日格不格之驗凡所以再三如此者欲其受辱于外愧耻于内而生于善也既撻之書之其間必有回心向道者故又使樂工採其言以納之時以舉聽于上觀其格不格者格者則承而庸之不格者則威之以刑蘇氏云承薦也春秋傳曰奉承粢犠古者奉圭幣而薦之謂之承承之庸之謂薦而用之也邵康節曰堯舜之世天下非無小人也難其為小人也所謂難其為小人者雖有小人而蒙聖人

之教亦變而為君子也今觀庶頑讒說之人蓋小人之尤者舜不忍加誅絕乃撻之書之又颺其言以觀之待之如此彼欲以小人自為不可得也此所以雖有小人漸染其化亦難其為小人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舜命禹以作股肱耳目又命以欽四鄰以共弼朕違

禹于此故稱俞哉以然帝之言雖然其言又有以廣帝之意未敢全以帝之言為然也故曰俞哉與他人之言俞者異蘓氏按春秋傳太子欲殺渾良夫公曰諾哉諾哉云者口諾而心未必然也今禹亦曰俞哉其亦有味于帝之言矣此説極當夫禹之所謂俞哉未敢全以帝言為然者其意蓋謂輔弼之任雖在臣隣然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又當廣延天下之賢使之居輔弼之任無謂賢才止此而已此正禹俞哉之意

也或說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多謂帝德之光能及天下海隅其有衆賢當舉而用之也光天之下猶普天之下敷天之下張横渠謂中國文明之地故謂之光天之下海隅謂四海之隅蒼然草水之處也既言光天之下海隅蒼生又言萬邦者葢謂內而光天之下外而海隅蒼生其地所有萬邦其邦所有黎獻皆帝之臣帝當舉而用之獻賢也如大誥所謂民獻論語所謂文獻皆賢之稱也謂之黎獻孫氏

云大夫士而上冕弁在首其色不同至于野人戴髮但黎首而已黎首之氏謂之黎民賢者未舉亦民爾故曰黎獻禹意言此謂當時或有處于板築耕釣未仕帝朝者帝當旁搜博采罔有遺佚也禹既欲帝求賢舉用故告以舉賢之術敷納以言而下即舉賢之術也賢者在外議論不達于朝廷功業未著于天下賢否難辨故必使之敷陳其嘉言奏之于上然言但可以觀議論未可以知行事故彼之敷奏于上者雖

以言而我所以明其衆庶之賢否者又當以功旣觀其言又明以功于是旌以車服而用之也故曰車服以庸人君于賢者旣能庸以車服則在位之臣誰敢不舉賢薦士以讓其所不如之人而賢之在下者又誰敢不欣然樂用敬出以應帝旁招之命故曰誰敢不讓敢不敬應禹旣告帝以旁招遺佚則得賢之效如此又恐帝行之不力故又以不能旁招之失儆之謂帝苟不如此則遠近敷同日奏無功之人果何以

益于治哉故曰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禹之陳言既欲帝廣求黎獻以助成至治故此又舉堯子丹朱為惡所以失天下者為舜戒使舜知堯之天下合傳丹朱丹朱惟慢傲則殄厥世故舜得以受堯之天下今舜既受故不可如丹朱之傲而不知所

以求賢致治之道漢書溝洫志堯禪舜位丹朱為諸
侯則朱是其名丹乃其所封之國也丹朱不肖自以
為帝之子恃其富貴謂人出已下謔浪笑傲陵人傲
物無復有好賢樂善之意惟其傲故所好者乃褻慢
之遊所作者乃傲而至于虐所謂傲虐者謂始雖謔
浪笑傲終實以虐陵人丹朱于此二事不惟暫行而
已乃無有晝夜肆意而行頟頟然未嘗休息頟頟蓋
不休息之狀也丹朱之惡不惟如此而已又矜其勇

力陸地行舟多聚朋黨而淫亂于家惟其如此故堯之天下雖朱當受而堯不與所以絕厥世也丹朱如是而堯不授以天下舜有聖德而受堯之天下舜既受之果可如丹朱乎此禹所以儆之曰無若丹朱也夫舜聖人也萬萬不至于如丹朱之舉禹言此者蓋君臣相與儆戒之道不得不然也蘇内翰曰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傲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成王又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

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不以為罪乃書之史册以為美談此說是也禹既戒舜不可如丹朱之傲故此又言已惟懲創丹朱有如是之惡至于殄絶厥世乃不敢恣情縱欲抑自勉于事功也蓋禹惟能以丹朱為戒故娶于塗山氏之女辛日娶妻至甲日即往治水甫及四日而不敢耽于宴安其後自娶至于有子自有子至于能泣歷世如此再過其門亦不以子故而稍留以撫字之孟子言禹八年于外三過其

門而不入即此之謂也夫妻子之情人孰無之禹所以忘情者以其急于救民之溺故割已之愛而大治土功也詩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毛注荒大也則此所謂荒度土功者豈非大治土功乎禹愛民之情根于天性視民之溺由已溺之急于營救不期然而然豈特懲丹朱而始有是心哉然必云爾者蓋既戒帝以無若丹朱傲故不得不言已亦以丹朱為戒而不敢暇豫也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廸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此文繼惟荒度土功之下蓋禹謂我以丹朱為戒惟大治土功故能成五服之制而内制十二師外建五長以共治也五服即禹貢甸侯綏要荒也五服之制自古已有其制洪水横流其制圮壞至禹平水土之後于是輔成之使復其舊故言弼成則弼成者蓋古有成法禹特輔成而已或謂制五服者君之事禹不

得專弼君之成而已此說不通蓋禹貢五服之制皆禹自裁斷舜未嘗與安得為弼君之成哉五服各五百里五五共二千五百里東西相距為五千里南北相距為五千里故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王肅謂五千者直方之數其說是已禹既弼成五服則已制地域矣故又謂之制地守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所謂地守也州十有二師孔鄭之說不同孔氏謂一州用三萬人共總九州計二十七萬據其意謂

此師如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州十二師是通計三萬人然司馬法所謂師乃兵制治水豈用此師哉惟鄭氏謂每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九州之外薄廹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故言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也林少頴謂自甸服至綏服方三千里是九州之内也要服荒服各一千里是謂九州之外也自甸至綏每州建十二師要荒二服每服建五人為長詳内畧外之道但世代久遠不知當時

若干諸侯置一師若干種落而置一長耳惟禹平水
土之後內建十二師外建五長內外相維故能蹈迪
其職而各底成功獨有苗頑不率教不肯就功帝不
可不念王氏謂禹言帝念哉葢謂苗頑弗即功帝當
念其罪而誅之故帝于下文言臯陶方祗厥敘方施
象刑惟明乃所以告禹謂汝欲我念其所以誅三苗
我當命臯陶施刑以誅之此說雖可喜林少頴謂勸
人君以用刑豈禹愛君之意兼當時苗之頑凶率六

師以征之猶且不服豈臯陶象刑而能制哉此所謂帝念哉者特謂洪水既平内外皆樂于赴功惟三苗頑凶負固不服之國不肯就功帝當以苗民為念憂勤于政事不可使有一日之慢遊也禹之陳謨有及于此葢謂四海九州既已悉服茍使天子不能窒其利欲之原則情竇一開慢遊傲虐無所不至將見一國叛之天下靡然日入于亂矣唐明王之時海内無事四方諸侯貢于京師不敢有後及其一旦天子惑

于女色佞心遂生忠直浸疎讒諂並進朝廷勢輕祿山初發于幽陵兩京陷沒四海横流雖李郭之徒奮其忠義以圖恢復之功而河北之地卒為割據之壤終唐室而不能復收舜時有頑不即工之三苗苟舜忽而不念至于怠忽之心生憂勤之念忘三苗乘間而起則雖内之十二師外之五長各廸其功亦不足恃也禹之陳謨其言至此旨哉

帝曰廸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

明

禹前既言我戒丹朱之惡勤于治水之事內外之臣各已廸功在帝不可不念故帝因而嘆美其功謂洪水之初五行汨陳九功失序人救死不贍何廸德之有惟禹障百川而東之水土平而九功復叙人皆知有生之樂而勤于廸德是天下之民所以廸行我之德者實汝治水能致九功之惟叙故人皆廸德也汝謂內而十二師外而五長各已廸德有功惟苗頑不

即工欲我以此為念我已命臯陶敬承汝功之有敘者而用刑以防之想已廸德者益勉其廸德之誠未廸德者當知懼而不敢不勉汝不必過憂也此正如前九功惟敘之後而董之用威俾勿壞也漢孔氏乃以上二句為舜美禹下二句乃史官之辭因舜美禹而美臯陶詳味此文實出于舜一人之言安可以二句為史官之辭惟鄭氏云此乃舜推美二臣之言其說得之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吕曰治定功成故夔以樂之至和為言堂上之樂作祖考來格幽而神和也虞賓羣后以德相遜明而人和也堂下之樂作鳥獸蹌然而舞微而物和也簫韶九成聖樂大備雖至治之祥如鳳凰亦來儀則和之至也帝王致治之盛泰和之氣鼓舞動盪如祖考虞

賓羣后鳥獸鳳凰盡在舜和氣之中林少頴云自此而下夔言其所以作樂之効其文當自為一段不與上文勢相屬蓋舜在位三十餘年與禹臯夔益之徒相與問答者多矣史官特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是所言自有先後史臣集而記之非一日之言也諸儒之說自臯陶謨至此篇末皆謂其文勢相屬薛氏謂舜以苗民逆命命臯陶方施象刑故夔進諫乃謂鬼神猶可以樂格鳥獸猶可以樂感況人乎王氏則

謂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舜之治功至此已成故夔稱其作樂凡此皆欲會同數篇所載以為一日之言豈史官獨載其一日之言而盡遺其餘乎此理之必不然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享禮曰聲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武示事也燕禮曰歌鹿鳴下管新宫是堂上之樂以歌為主堂下之樂以管為主堂上以歌為主則此言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者其為堂上之樂也可知矣堂下以管為主則此

言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者其為堂下之樂也可知矣堂上堂下其器雖不同要之作樂之際實相合以成樂也然經于作堂上之樂則言祖考格于作堂下之樂則言鳥獸和豈既作堂上之樂以格祖考然後作堂下之樂以感鳥獸哉予謂堂上堂下必翕然並作其格祖考感鳥獸當如大司樂幾變而格祖考幾變而感鳥獸但經文不備不可得而知然夔所以于堂上言祖考等格堂下言鳥獸等感者特以祖

考尊其格也必在堂上故配堂上言之鳥獸賤其感也必在堂下故配堂下言之鳳凰難致故必韶樂九變大成而能感其至非謂堂上樂可以格祖考而不可以感鳥獸堂下樂可以感鳥獸而不可以格祖考蓋經文上言以詠下言以間當是堂上之樂歌詠于上堂下之樂乃與之間作迭奏于下況復下文總言簫韶九成是堂上堂下詠歌迭奏至于九變然後樂成也以此推之則樂雖有上下之異其實蓋相合而

成樂非奏堂上而後奏堂下也明矣孔氏謂戞擊為柷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林少頴謂其説無據但以意度之實有可疑者蓋器雖有堂上堂下之異其寔一樂作止節奏必相待而成聲豈有堂上既設柷敔而堂下又設之理戞擊既不為柷敔則搏拊亦不得為作止樂之用也沈氏為鳴球非可以為戞且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戞且擊琴瑟不可以為搏且拊和之至詠之不

足有時而至于搏且拊所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也據沈氏此意謂戞擊為戞擊鳴球以搏拊為搏拊琴瑟此說可取至謂和之至詠之不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則未必如此揚子長揚賦云戞滴鳴球劉氏注球樂器也戞滴搏擊也顔師古注戞擊考也以是知鳴球固可以戞擊矣古語云撫鳴琴吹洞簫又曰手撫五絃目視雲漢以是知琴瑟固可以搏拊矣由是觀之則此謂戞擊者豈非擊鳴球乎搏拊

者豈非拊琴瑟乎鳴球玉磬也謂之鳴球者以其擊之能鳴也堂上之樂以人聲為上故特取鳴球琴瑟聲之清越者戛擊而搏拊之以為歌詠之聲故言以詠凡此皆堂上之樂也作于堂上則祖考神位虞賔助祭之諸侯皆在堂上故夔言堂上之樂則祖考來格丹朱雖頑以堯之後為賔于虞亦在助祭之位與羣后以德相讓考夔此言但以其竝列于上故配堂上之樂言之其實是上下之樂竝作樂聲既和上則

祖考羣后咸和下則鳥獸萬物咸若不必如王氏謂堂上樂以象宗廟朝廷之治故堂上之樂作而能致和于宗廟朝廷堂下樂以象鳥獸萬物之治故堂下之樂作而能致和于鳥獸萬物也夫虞賓羣后相讓固有可見之實祖考位乎幽冥夔何以知其來格蓋夔謂樂之和想其必來如所謂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非實有所見祖考既非實有所見而想其來則鳥獸蹌蹌百獸率舞當亦是想其樂和于此感于

彼非實有鳥獸蹌蹌在廷之事葢百獸有奇形怪狀見者必畏若一時奔走豈不恐懼動人哉若夫鳳凰來儀是果有來儀于庭此言來儀其有物為可知也他但言率舞蹌蹌而已不言來儀則夔之意可知矣大抵夔所言作樂之効謂之果有物亦不可當是樂既和自應動物悟人如此下管猶大司樂所謂孤竹之管隂竹之管孫竹之管是也謂之下管所以別堂上之樂也鞉鼓如鼓而小持其柄而揺之耳旁自擊

所以出音柷郭璞云狀如㭍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一尺櫟之蓋樂之始作則擊柷以合樂樂之將終則櫟敔以止樂故謂合止柷敔笙以瓠為之列管于匏中又施簧于管端三十六簧者謂之竽十三簧者謂之笙鏞大鍾也凡此皆堂下之樂也堂上言以詠堂下言以間者蓋謂堂上之樂以鳴球琴瑟歌詠于上堂下之樂以下管等器

興詠歌迭奏于下故言間按儀禮云歌鹿鳴以笙南陔歌魚麗以笙由庚此間所以為迭奏也堂上之樂作故鳥獸微物亦感而蹌蹌以和也堂上堂下之樂上既備言之下又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者蓋舜之樂別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合而言之則總名簫韶夔之意謂堂上堂下合奏九變而樂成鳳凰乃感至和而來儀也簫韶孔氏謂言簫以見細器之備其說不然而說者又謂簫者不齊之管其聲清而細

象鳳凰之聲故奏之而鳳凰來其說亦不然按古文尚書簫字從竹從削箾舞者所執之物簫與箾音同而形異說文于管簫之簫注云參差管至于從竹從削之箾注云舜樂名箾韶又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其字從竹從削足見箾韶是舜樂之總名也但今文作管簫之簫故諸儒以簫管解之此皆曲說非古書本意也今當依古書以簫韶為舜樂之總名斯可矣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此一節陳少南謂夔既述堂上之樂能致祖考來格堂下之樂能感鳥獸于此又曰予但知擊石拊石而已不知其他也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豈無所自而然哉皆帝德有以致之也少南此說蓋謂夔之意言所陳堂上堂下之樂感召如此豈我之能我但知擊石拊石而人物自爾格則上之所陳蓋有不止于我也林少頴則謂此一節又别是一時論作樂之効於字

釋文無音當作如字讀據此當是嘆為起語之詞宜讀為烏韶樂之作八音皆備而獨言擊石拊石者蓋五聲之播于八音而角之聲其數六十有四其聲在于清濁大小之間尤難和者石聲屬角石既和則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有不和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備韶樂之和而言之也此雖只云擊石拊石其實總韶全樂而稱之上言鳥獸下言百獸考工記曰天下之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

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則如鳥獸皆可總而名百獸也尹者正也庶尹者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皆和諧也昔季札觀周樂見舜韶箾乃曰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夫能樂之奏幽而感鬼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庶尹允諧微而感物則百獸率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而孔子聞之于齊尚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以此觀之則當時所感如夔之

言雖極其褒美之辭豈有一言之溢哉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熈哉

漢孔氏謂此帝庸作歌乃因庶尹允諧之效作歌戒安不忘亂也林少頴謂據此一段乃史官載舜臯陶相與賡歌之辭與上文初不相貫但有庸字孔氏從而為之說攷之于理在所不取庸雖訓用其實助語也其曰帝庸作歌猶言帝乃作歌亦不必曲為之說

詩曰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觀舜君臣相與答問于廟堂之上曰都曰俞曰吁曰於皆言之不足而嗟嘆者至此帝庸作歌以下則又嗟嘆之不足而見于詠歌矣舜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所謂歌也舜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皋陶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此乃導其意于詠歌之前也舜之意謂人君之

所以有天下者本乎天命之眷顧今也已安已治則于天命不可以治安而忽當求有以勑而正之所謂勑天命者惟時惟幾是也益治安所以難保者惟恃其治安而不知幾時故于事之當為者或不為而至于失職不知察微故于事之至微者或忽而不察至于失機如是則天命若何而保故舜所以先言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也然舜又謂勑天之命雖在于惟時惟幾而時幾之來又非一人之所能獨任又必有資

于臣焉故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謂任時幾之責者實賴大臣之助也股肱喻臣也元首喻君也舜言先股肱而後元首者豈非君謂我所以起治功者實賴臣之樂于赴功乎皐陶先言元首後言股肱者豈非臣謂我之所以得為良者實賴君之明于任用乎君言則先臣臣言則先君理當然耳然舜所以先言股肱喜哉其意蓋謂大臣喜而樂于赴功則人君之治功翕然奮起無一事之不治百官之職

業自然廣明此舜之歌所以先言股肱喜而後繼以元首起百工熙也林少穎曰文中子言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然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矣故窮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矣故放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于一而不可雜也故聖人與焉觀文中子之言其意謂詩也書也春秋也其原蓋出于一書也至後世簡策繁多始分為三詩始于商書始于唐虞春秋始于平王曾隱

之際而其原流皆出于書故自商周以前歳月之始終皆見于書此則春秋之未分也虞夏賡歌與其書並傳此則詩之未分者也惟其未分故自虞夏之時觀之二者皆合而為一舜禹臯陶之賡歌與夫五子之歌雖載之于書其實三百篇之權輿也此二者皆出于一而後學者各自分瀋以立同異故學詩者不知有書學書者不知有春秋以是為學豈不失聖人之旨哉此一段雖書之所載學詩者當自此始

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大言而疾曰颺自首至手曰拜手自首至地曰稽首益敬之至也舜之歌既謂元首之起本乎股肱之喜故臯陶于是拜手稽首大言以宣告于庭曰念哉葢謂帝之責望于我等如此我等當念帝之所歌而求

以副帝所望之意所謂念帝所作歌求有以副帝所望之意者不過相率于興事功之際不可妄作當敬以慎其常法既合于常法又須再三循省決之于心然後始成始也慎憲而後作終也屢省而後成二者皆不可不敬故皆言欽哉臯陶既颺言于庭使各念帝所歌求有以副帝責望之意然又念臣雖有樂事赴功之心非君之明足以知之則臣雖有是心未必能展盡底藴于是又賡載帝歌以致其意賡續也載

成也帝意有不盡者臯陶乃續而成之帝之所歌謂元首之起必由股肱之喜是君之所望于臣也然未及臣之所望于君者故臯陶之歌乃謂股肱之良必由元首之明惟人君明于上則人臣得以盡忠于下而庶事所由以安此所以成帝之意也亦猶訪落之詩是嗣王朝于廟訪于諸侯之言必繼以敬之之詩然後其文始足故序訪落之詩則曰訪落嗣王謀于廟也于敬之之詩則曰羣臣進戒嗣王也此正臯陶

所以賡歌之意然臯陶又謂工之賡歌特言君臣相須之理未及儆戒之意故又歌曰元首細碎不務大略肱侵臣之職如後之人君兼行將相則為人臣者知人君任之不專必怠惰不共乃事萬事從而墮壞矣在帝又不可不戒故臯陶所以又歌之也范内翰謂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臯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舉也益為虞垂作共工

虞共之事舜不知也禹為相總百官自稷而下分總而聽焉人君如天運于上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上不勞而萬物成也林少頴曰舜之時君無為而執其要于上臣有為而致其詳于下雖其治歷萬世而不可及原其所以致此者亦無出于賡歌之數語豈非君臣之間嗟嘆不足形于詠歌雖不過數語言有盡而意無盡讀之者如聞弦歌發越之音可以一唱而三嘆矣此說盡之臯陶既歌以成其義又歌以致其

戒所言皆根極至理故帝拜而受其言且俞而然之曰往欽哉言自今以往君臣相當敬其事而行之禮曰君于臣則不答拜蓋至尊之勢不可屈也然太甲于伊尹成王于周公皆有拜手稽首之義所以尊師重道臯陶之歌帝拜而受豈非以師傅之禮待臯陶歟

尚書詳解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詳解卷六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楊元濟

尚書詳解卷六

宋 夏僎 撰

夏書

禹貢

大禹謨禹貢本皆夏書左傳引禹謨敷納以言地平天成等語皆謂之夏書則禹謨本夏書明矣今獨禹貢冠夏書之首而禹謨乃為虞書者孔子定書釐而

正之謂禹謨之書所載有舜禹禪位之事故謂之虞書欲見三聖相授守一道之意前堯典虞書解之詳矣若夫禹貢之書雖曰治水之後任土作貢在舜授受之時然禹之所以有天下實本乎此故孔子所以因其舊而特冠于夏書之首所以見禹之有天下本于有是功也禹貢之書首别九州之疆界次言治水之所經歷又其次言田賦之高下土貢之有無終言朝覲貢賦所以達帝都之道其事非一獨以貢名篇

者以是書之作乃禹治水之功既成之後條陳其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以為貢賦一定之法用以告成功于上使上之人按此以為取民之常例是其書之所載事雖不一實以任土作貢為主故特以貢名焉然禹貢之書有賦有貢不以賦名篇而特以貢名篇者或謂禹貢之所謂賦者出于田所謂貢者乃其土地之所有賦則一州得以專而用之貢則所以貢于天子此書之作正以貢法告于天子故以貢

名篇然按孟子言夏后氏五十而貢則貢者雖土地之所産亦夏后氏田賦之總名猶商助周徹之稱故禹貢雖有貢賦之異亦可總以貢名篇也此説最長

禹别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此作序者總叙禹貢一篇之大概也以禹貢攷之據濟距河別其為兖據海距岱別其為青至海及淮別其為徐據淮距海別其為揚據荆及衡別其為荆至荆距河別其為豫華陽黒水別其為梁黒水西河別

其為雍此所謂禹別九州也自導岍及岐至于敷淺原所謂隨山也自導弱水至又東北入于河所謂濬川也按下文言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而益稷亦言隨山刊木繼以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則此所謂隨山濬川者豈非隨山刊除其木先去障蔽而後深通其川乎但序書者欲以數語包括一篇之意故畧刊木而不言爾兾州田中中賦上上兗州田中下賦下下青州田上下賦中上田賦之外又有厥貢

絲枲鹽絺之類無非任土地之所宜而制為等差此所謂任土作貢也禹貢一篇大槩不過乎此故序書者以此數言包之按左氏言共工氏伯九州則堯舜之前天下已為九此言禹别者盖洪水之時經界圮壞禹又别之使復舊制耳

禹貢禹敷土隨山刋木奠高山大川

林少頴謂書序皆言作某篇禹貢不言作者唐孔氏謂發首言禹句未言貢足以顯矣故不言作然攷諸

篇亦有此類而更言作某篇者則孔說為不可用蓋書文尚簡不尚繁此篇上既言任土作貢故下文不復言作禹貢亦猶仲虺之誥上既言仲虺作誥下不言作仲虺之誥微子上既言微子作誥下亦不言作微子也此說得之若夫此禹貢二字乃作書者揭其本篇之題于首諸篇之體皆然也書序既言禹别九州隨山濬川此又言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言重復如是者蓋前乃序書之人序禹貢一篇之大

槩此乃作書者欲備載禹經理九州之事故以此數語為發首之辭也敷如孔子舉舜而敷治之敷同記曰鯀障洪水洪範曰鯀陻洪水是鯀之治水大抵持五行相勝之說謂土能勝水故其施力惟務以土陻之障之殊不知洪水之勢浩浩滔天奔突漂悍苟欲以土勝之與水爭勢于隄防之間用力雖多而成功則寡禹之治水刋山濬川無事陻障順其滔滔之勢而利導之故作書者于禹貢之首所以言禹敷土以

發明禹治水所以能成萬世永頼之功者本乎敷土而散之順其自然而已既言禹敷土又言隨山刋木奠高山大川者葢作書者謂禹之敷土也先隨行山林斬木通道水患既平乃定九州之高山大川表其分域如濟河惟兖州専以大川為界荆衡惟荆州専以高山為界華陽黒水惟梁州兼以高山大川為界所謂奠高山大川也孔氏謂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此說不然夫定其差秩祀禮所視此

有司之常事也而乃言于刋木之下冀州之上非序也則孔子之言為不然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厎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林少頴曰唐孔氏謂九州之次以地為先後葢水性下流當從下泄治水皆從下治冀州帝都于九州為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兖從兖而東南次青從

青而南次徐從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北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後之自兖而下皆準地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並為東偏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梁高于荆荆高于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兖在兾州之東南兖兾之水各自東北而入海蘇氏謂堯之時河水為患最甚江次之淮又次之河水兾兖為多而徐其下流被患亦甚堯都于兾故禹行

自巽始林少頴謂此二說皆未盡善蓋洪水之患泛
濫于天下其始之也必相視其水之大勢順其地之
高下漸以奠之其首尾本末大槩脉絡相應今九州
之後奠山奠川之次所謂奠岍及岐至又東北入于
河者即其治水首尾本末之序也若夫此序九州但
專記每州之經界與田賦貢篚之詳其間所載山川
乃下文載奠山奠川之次其文所不備者則又于逐
州言之使後世先因逐州所載攷其川瀆所在又以

後所載首尾本末之序彼此相發則大禹治水之委蛇曲折乃聚一州之水于逐州之下使後有攷據非謂先治一州之水使有所歸而後更治一州也此說極然禹貢自兖州而下皆言經界獨兾州不言者别帝都也雖不言經界以餘州準之則兾州經界實存乎其間蓋兾州三面距河東河發于積石東北流既入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州在其西謂河曰西河以雍之河在兾之西故雍州下云至于龍門西河是也河

至華陰則折而東流豫州在其南謂河曰南河以豫之河在冀之南故周官爾雅曰河南曰豫州是也河至大伾則又折而北流兖州在其東謂河曰東河以兖之河在冀之東故用官職方氏曰河東曰兖州是也以三州考之冀之域蓋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記曰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遥職方氏曰河内曰冀州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則冀州雖不言經界以他州準之可以

互見矣夫禹貢之書欲別其帝都故冀州不言經界異于餘州若夫職方氏奠九州之經界正東曰青州正南曰荆州正西曰雍州正北曰并州皆指帝都所向之方言之至于豫州王都之所在乃不能別異併與他州混同稱為河南曰豫州初不能如禹貢別異之此則職方氏之失也此禹貢之書所以獨出于千載之上而非後世地理家之所及也先儒皆以冀州既載為一句漢孔子之説則謂堯之所都先施貢賦

後載于書唐孔氏廣其說遂謂計其多寡賦貢配役載于書籍然後徵而用之以治水據經但有既載二字諸儒乃有賦役載于書籍之意兼兗以下八州州名之下皆為絶句惟冀州之下有此既載二字而下文壺口二字又無所屬孔氏遂謂壺口之下言治欲上下皆治此說尤陋當從蘇氏以既載壺口為一句詩曰俶載南畝謂始有事于南畝也此亦是始有事于壺口然後治梁及岐也故曰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也少頴謂禹貢山川地理歷三代春秋至于今且數千年間地名變易各有不同又其川瀆下流多有圮壞無復鉤攷唐孔氏據漢孔氏所載而附益以班固地理志其意謂秦焚詩書圖籍皆在高祖入關蕭何盡收之孔氏去漢初七八十年身為武帝博士必具見圖籍所載山川必是驗實今亦依正義所載而旁採諸儒之說以附益之不敢自必其然也孔氏謂壺口在冀州岐梁在雍州按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

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盖壺口在河之内故知其屬冀州梁岐在河之外故知其屬雍州也然言冀州之水而及雍之梁岐者吕不韋曰龍門未闢吕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横流禹疏通之謂之孟門地理志曰壺口在北屈東南酈道元曰孟門在北屈西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此言之則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横流别出其東之

壺口其南之梁山其西之岐山皆墊于水禹于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于壺口于梁州之北闢龍門而終事于梁山而餘功又及于岐山焉壺口岐梁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于二州此兾州所以言雍州之山也漢孔氏謂高平曰原太原原之大者漢以為大原郡即晉陽縣是也岳陽即太岳在太原西南屬河東郡山南曰陽謂之岳陽盖太岳之南也下文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則知此岳陽即太岳

也地理志河東彘縣東有霍太山周禮兾州其山鎮曰霍山則太岳即霍山矣曾氏謂太原汾水之所自出太岳之南盖汾水之所經也此云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蓋道汾水故也河過孟門龍門而汾水自東入焉汾不入則失所經故既載壺口而修太原次之曾氏謂經始而治之之謂載因其舊而修之之謂修壺口昔未甞治禹經始而治之故言既載太原則因鯀之功而修之故言既修此說是也覃懐孔氏謂近河

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底功然後至衡漳按地理志河内郡有懷縣即此覃懷也王肅謂衡漳為二水名惟孔鄭諸儒謂漳水橫流入河謂之衡漳衡即古橫字當從孔說故蘇氏按九域志冀州有衡水縣即衡漳水今長蘆河即其故瀆無二水之別唐通典又云洛州廣平郡肥鄉縣有橫漳瀆者盖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勃海阜城縣入河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二水相合橫流入河邉

郡凡五千六百八十里所經既遠不惟冀州有衡漳
洛州亦有衡漳而河北貝州亦有漳南縣相州亦有
臨漳縣皆漳水之所經者桑欽載又云二漳異源而
下流同歸于海未嘗入河與此異者蓋河自絳水大
陸至碣石入海禹之故道也周定王五年河徙而益
東故未至碣石而入海漳水自漢已不入河而入海
者以河之徙而日益東也故唐人常言今之漳水與
古異能發源獨達于海也曾氏謂河自大伾折而北

流漳水東流而注之地形南北為縱東西為橫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縱而漳橫可知矣漳水入河如不以道則害于河流故禹已修太原至于岳陽又自覃懷致功踰太行而北導漳水而使之入河也冀州三面距河河為大患故于所治自壺口衡漳皆所以治河之害與夫別流之入于河也然則禹之治水可謂不苟目前之效而必欲盡除其害也水害既除則土之色性可辨下文厥土惟白壤所謂辨其土也蓋周

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色九等以制天下之地征則將欲教民樹藝與夫因地制貢苟非辨其土之宜則如職方氏所載荆揚宜稻巢雍宜黍稷之類何以知其宜而教之樹藝所收多寡何以得知此禹于水平之後欲教民稼穡因制貢賦所以先于辨土也然辨土所宜又有二曰白曰黑之類辨其色也曰墳曰壤之類辨其性也蓋用官草人糞壤之法凡糞種騂剛用

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騂澤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

性不併其色性辨之則雖知其土之所宜種者在此

又豈知其所以糞種者用何物哉此禹之辨土所以

又必致意于色性也冀州之土色別則白性別則壤

故謂之白壤漢孔氏謂無塊曰壤顔師古注漢書太

柔曰壤鄭氏注周禮謂壤和緩貌言雖不同其旨一

也土宜既辨則農事于是乎可興田賦之差于是乎

可定下文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所謂定其田

賦之差也冀州之賦比九州為第一故云上上然歲有凶豐水旱之不同不可取必于每歲之常必時有所蠲故所入較九州不能常在其上亦有時錯出其次故云上上錯也唐孔氏謂多者為正少者為錯冀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言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豫州之賦以上中為正有時錯出中上故言錯于上中之上揚州亦以下

上為正有時錯出中下不應又加錯于下上之上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言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有時上而出下下而出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也孔氏之說甚善夫九州之賦雖曰較數歲之中以為常然歲有豊凶上之人又必使之錯出他等之賦則凶年必無取盈之理而孟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寡取凶年取盈焉林少

類謂禹法既有每歲常數又有雜出他筭之時凶不取盈無不善者切意後世子孫不善用之惟取必於每歲之常賦無有雜出之時或戰國諸侯重斂𡨋刻立定法以取民不能因豐凶而損益且托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是孟子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本朝太宗皇帝既平河東制為和糴之法是時斗米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此法不改遂為河東世世之患故

謂河東和糴為弊政則可謂太宗和糴之法不善則不可說者又謂一夫受田五十畝以五畝為稅就五畝之中較數歲為常者此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一夫受田七十畝以七畝為公田借民力而耕隨多少取之者此所謂商人七十而助也一夫受田百畝鐵內用夏之貢法稅民以公田邦國用商之助法公田籍而不稅此所謂周人百畝而徹也三代取民名雖不同皆不出於什一而禹貢又有九等之差者林少

穎謂此有九等之差乃九州賦税計其出入之総數而多少比較有此九等兾州之賦比九州為最多故為上上兖州之賦比九州為最少故為下下其餘七州例皆如此非取民之制有此九等輕重之差故唐孔氏亦云此九等所較無他諸州相凖為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其説得之兾州賦雖上上而田之高下肥瘠以九州較之為第五故言厥田惟中中夫田之高下既分九等則賦亦當稱是今乃有異

同者蓋田有高下地有廣狹民有多少則其賦稅之總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準之況洪水既平之後蕩析離居者未復其業必有偏聚之處故地有闢不闢人功有修不修是以賦之所入與田之等級如此遼絶也然禹於九州之土既辨其色性至此又辨其田分為九等者蓋取其發生萬物言之則總謂之土故論其色性至于即是土而加以人功播種之則謂之田然後可以高下九等言之也餘州先田而

後賦此則先賦後田者林少頴謂王畿千里之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則非盡出于田賦矣故其文屬于厥土之下若夫餘州所載則皆田之賦也故先田後賦異于畿内也貢篚之制自兖州而下皆有之兾州獨不言鄭氏云帝都入穀不貢若下文五百甸服納總納秸納粟納米皆是為天子治田出穀故不獻貢篚此説不然盖賦出于田貢出于土賦則治是州者得以專

之貢則治是州者以其土地所生而貢于京師以為服食器用也乃帝都凡其地之所出地之所宜皆天子自賦以供用無所事于貢故不言貢篚林少穎亦謂畿内之地天子之封内也無所事于貢此説得之凡九州所載治水曲折皆言于田賦之上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獨言于田賦之後者蓋自壺口至衡漳乃未定田賦先有事而成功故言于賦之前此乃成功于冀州辨土宜定田賦之後故其文屬于田賦之

下不得與上文衡漳相屬亦史官因其實而録之者也曾氏云二水在帝都北且遠大陸地最平而河所經故成功在賦既定之後此説得之地理志恒水出常山曲陽縣在唐有恒陽縣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河今常有靈壽縣恒衛言既從謂二水向馬泛濫漫衍今治之盡從其故道也大陸在鉅鹿縣北孫炎等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是也按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杜注云汲郡修武縣吴澤也鉅鹿修武

相去甚遠亦云大陸者正義謂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皆為大陸故二縣皆有大陸也大陸言既作水退盡可耕作也島夷皮服漢孔氏謂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患退也林少頴云此説不然蓋茹毛飲血被服其皮夷狄之本性也不必水平而後得衣皮況禹貢九州如冀揚之島夷青之萊夷徐之淮夷和夷雍之崐崘析支渠搜皆九州近要荒之服也洪水既平任土作貢自綏服之内皆有每歲

常貢至要荒之服則不責其必貢亦不責其重僨間有效誠于上者則使之輸其所有之物如蠙珠織皮是也然則此之島夷皮服豈非貢其皮服乎禹貢序冀州先既載其治水曲折次及其田賦之高下又次島夷所貢之土物則冀州之事無餘藴矣然下文言夾右碣石入于河者孔氏梁州解云浮東渡河還帝都曰所治唐孔氏亦云禹之治水必每州廵行度其形勢計其人工施設規模措授方畧令人分布並作

還都白帝所治于時帝都近河故每州之下皆言浮
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林少穎云此說不然攷地理
志碣石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則碣石是負海之山
也夾右碣石入于河道海以入河也冀州帝都所在
若是治畢還白帝所以治豈須遵海以入河然後能
至兗揚州言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豈禹欲至帝都乃
由江以入海由海以入淮泗由淮泗以入于河如是
之迂廻哉鄭氏云禹治水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

貢賦上下林少頴云此亦不然如鄭氏說則不當序于田賦貢篚之下王肅則謂九州之下說諸治水者功主于治河之道非有往來乘河之事以此知諸儒之言皆不通惟周希聖謂九州之末皆載其入帝都之道蓋天子之都必求舟楫之所可至使諸侯之朝貢商賈貿易雖其地遠而轉輸甚易此說得之所都蓋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三面距河則是建都之意實有取于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禹貢上

言田賦篚之事而下言其所以達都之道始末曲折無不備盡而皆以達于河為至蓋達于河則達于帝都也然揚青不言達河者兖州言浮濟漯達于河矣故青止云達濟由濟以達河也徐州言浮淮泗達河矣故揚州言達淮泗由淮泗以達河也既以九州之道達于河則其利于舟楫通于轉輸者無足疑也然此云夾右碣石入于河者碣石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故云右碣石蓋冀州之北逺於帝都之地凡舟楫

轉輸必夾此右碣石之山以入河則至帝都也蘇氏謂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本朝祖宗郡于大梁取其轉輸之便使自江淮閩蜀而至者道于汴河自京西而來者道于蔡河自山東而來道于五丈河凡入京師達河而至是亦得唐虞達都之意

濟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

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林少頴謂自兖而下八州皆以高山大川定逐州之疆界書序所謂禹別九州篇首所謂奠高山大川者即此也鄭漁仲有言禹貢之書所以為萬世地理家成憲者盖其以地命州不以州命地也如兖州者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南在北故濟河惟兖州以濟水河水之名萬代不泯州名得附此而傳則雖

後世更改移易亦不沒矣故禹貢九州雖萬世之後欲求其分域皆可得而考者由其以山川定逐州之經界也若夫州名為兖之類乃古者疆理天下為九州州之疆界不可無別故州為一名以別之非有意義于其間漢孔氏謂兖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故謂之濟河惟兖州唐孔氏廣其說曰據跨也距至也兖州之境東南越過濟水西北則至于東河而已其意蓋謂言據則其地不止于是言距則止于是而已此

說甚善蘇氏謂濟水出陶丘北一東一北而入于海故兖州之東南皆以濟為界河自大伾至于海皆北流故兖州之北境得至于河周無徐州故兖州之界出濟之東南若徐之岱山周則為兖州之鎮徐之大野周則為兖之藪盖周無徐州故兖得以出乎濟之東南故也林少頴謂濟字今文作從水從齊而古文書周禮職方氏班固地理志皆作從水從𠧪按說文從水從𠧪注云兖州之濟其從水從齊字注乃云出

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則此二字音雖同而義寔異後世雖以從水從齊爲兖州之濟而其實乃字之訛也故當從古文爲証河自冀之大陸北流入兖分爲九道故兖州所以首言九河既道即爾雅所謂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七曰潔八曰鉤盤九曰鬲津是也九河之名出于一時之偶然初無義訓李巡孫炎郭樸數公皆從而爲之說謂徒駭爲禹用功廣衆懼不成以太史爲大使

人止通水道以馬夾為上廣下狹如馬頰以覆釜為水中多渚形如覆釜胡蘇為流水多散以簡為深大以潔為水多石治之若潔鉤盤謂曲如鉤折如盤以鬲津為狹小可鬲為津此皆附會曲為之說故唐孔氏謂九河云復其故道則名雖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則九河之名不可以義訓求也明矣曾氏云別為九河之名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

一不名者河之經流先儒不知河之經流不為異名乃分簡潔為二以足九河之數豈有數河皆復名而簡潔乃單名者漢許商則謂徒駭乃分為八番如曾氏所言則是九河其一為經流而其八為支派也林少頴皆以為不然據下文言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則河自大陸以北播為九道分支別派並列為九其勢均也安得以一為經流以八為支派哉此說極善九河之地在兖州平原以北漢許商上言

于成帝時謂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其間相去二百餘里今徒駭胡蘇鬲津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唐孔氏謂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既知三河之處則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鬲縣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鈎盤在東北之南鬲縣之北可知孔氏此說于經傳雖無明文亦有此理孟子曰禹疏九河九河言疏則禹之前既有九河洪水湮塞禹乃疏之通之故此亦言九

河既道謂禹但疏通使復其故道耳播之者非禹也或云河水自高而下其勢奔湍禹播九河分其勢而復納之于海信斯言也豈所謂行其所無事哉雷夏澤名在濟陰城陽縣西北其陂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之澤本名夏澤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因名雷夏周禮職方兖州其浸盧維鄭注云當讀為雷雍以雷即此雷雍乃下所言灉沮理或當然雷夏之水昔常散漫至此而聚故言既澤陳博士謂川

欲其行而不可使之湮澤欲其聚而不可使之散禹
于九河則導之使行于雷夏則鍾之使止順其勢之
自然而已故無容私焉此說極當灉沮二水先儒不
著其本末直云二水會合同入雷澤按爾雅注灉河
流別出復還者則灉乃出于河而還入于河非注于
雷夏也按地理志沮水出常山元氏縣首受中邱西
山窮泉谷西至堂陽入黄河不見灉水之本末今攷
常山郡非兖州之地屬冀州二水乃載在兖州皆未

可指定以處兖州必有此二水後世無所鈎攷所謂會同者必是二水異出而合流也周希聖謂會同朝宗皆諸侯見天子之禮故以為諭此論甚善兖州之水既導九河澤雷夏灉沮又已會同則水退而土性復矣故宜桑之土于是可以享蠶桑之利林少頴謂九州之民皆頼蠶桑以為被衣獨于兖州言者以兖州貢絲與織文尤宜于此故于兖州言之降丘宅土亦謂洪水之初民皆升高丘避水今水既平乃得降

丘而即平土以居之也夫水退之後降丘宅土九州皆然獨于此言者林少頴謂當洪水滔天之時高山為水所懐民避水于山者其患輕丘陵為水所襄民避水于丘者其害重丘蓋山之小者兖州地界濟河之間平地多而山少卑濕之處無山可憑但升高丘避之其被水害比九州為甚今幸水退升丘之民得以復居平土此尤可喜故于兖州言之鄭氏亦謂此州遭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下丘宅土得免于危戹

故記之此說是也兖州水退之後其土以色别之則黑以性别之則墳墳謂土脉墳起也其土所生之草木水退之後以草則繇繇謂茂也以木則條條謂長也九州惟此州與徐揚言草木孔氏謂此三州偏宜草木林少頴謂不然按九州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則于草木多宜皇矣詩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兊則西北最宜草木也可知至于東南卑濕于樹藝誠非所宜竊謂此州言草木者乃三州最居下

流其地卑濕遭水患草木不遂其性至是而或繇或條或夭或喬或漸包故于二州言之以見水退草木遂性非謂此三州最宜草木余謂少穎此說雖可喜然以揚州攷之揚州亦言草木也而其貢乃有羽革齒毛惟木木尚預貢則宜草木可知矣以此較彼則孔氏之說又似可取未敢以少穎為然也兖州田中下于九州第六而賦乃第九者蓋洪水之害河為甚兖又河之下流其被泛溺之患比餘州又甚兼土廣

人稀故賦所以下田之三等也賦第九而云貞者孔氏云正也州第九賦第九與州相當唐孔氏廣之云此州治水最後畢州為第九成功賦亦第九與州適相當故云貞曾氏謂賦第九所賦最薄君天下者以薄賦為貞故變文云貞此二說皆以貞為第九之賦要之孔氏不若曾氏之說簡易也蘇氏為貞正也賦隨田高下者正也其有不相當者必有其故非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田賦皆第六故曰貞夫九州

之賦相較為等差豈有雍賦既第六而此復第六哉蘇氏之說不足信矣夫兖州賦既第九又言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兖州被水患也甚雖所賦于九州為第九又不即加賦法必寛以待之使耕作十三年然後乃有賦法與他州同也說者多以十三載為禹治水所歷之年故唐孔氏與馬融皆謂鯀治水九載續用弗成舜舉禹治水三年功成九載加以三載為十二年是禹治水十二年而八州平兖州乃十三載而後

畢功比他州在最後故特言之曾氏又舉高堂隆之言謂禹治水前後歷二十二年其説以鯀九載並此十三載故云二十二載詳考二説皆不足取據此言作十有三載乃同承于厥賦貞之下則十三載專為兖州貢賦設也非謂治水至十三年而功成也兖州之地宜漆與蠶桑故其貢以漆絲然有貢又有篚者盖入貢之時其物出于女工之成可充人君之衣服則盛于篚而貢之兖州宜蠶桑其女工有織而成文

錦綺之屬此所以使之篚而入貢也叅攷餘州徐篚元纖縞揚篚織貝荆篚元纁璣組豫篚纖纊皆可充衣服之物故篚而貢之若夫青州所篚之檿絲雖非可充衣服之用然爾雅謂檿絲出東萊以織繒堅韌異常則亦可充衣服故篚之比至梁雍有貢而無篚以其地不宜也𠂀頴云八州之貢多少不同揚荆最多兖雍最少各因地之宜而不可强其所無雖然有多寡不同大抵以其所入準其高下以充其每歲之

常貢是以有多寡而無輕重此說得之兖貢篚入帝
都之道自濟漯二水循流而入然後至河故經言浮
于濟漯達于河顔師古曰以舟行水曰浮漢孔氏曰
從水入水曰達此云浮濟達于河者豈非謂自濟漯
泛舟而行因水入水直至于河不須舍舟而陸也按
地理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
濟即禹貢所謂東流爲濟者是也唐孔氏謂此言浮
于濟漯達于河盖自漯入濟由濟入河周希聖云由

濟入漯由漯入河二說不同少穎云經文不見濟漯相通之道二說未必然要之二水不必相通苟濟亦可以入河漯亦可以入河則亦可謂之浮于濟漯達于河矣此說得之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畧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濵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青州以岱海爲界漢孔氏謂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惟

青州唐孔氏廣其説謂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青州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則是青州之境非特至海畔而已故孔氏云據又漢末有公孫度者北據遼東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則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其後舜分青州為營今遼東即營州之地是青州越海兼有遼東也明矣蘇氏謂青州之西與兖州以濟為界而不言者以兖州見之爾雅不言青州商制也商無青州幷青于徐也周禮有青

無徐并徐于青也嵎夷則羲和所宅之地旣畧者漢孔氏云用功少曰畧蘓氏不取其說謂略卽封畧之畧言巳爲之封畧也蓋地接于夷不爲之封畧則有猾夏之變非用功少也禹于治水土則有胼胝之勞豈但于海嵎之地乃用功少耶此說極然林少穎謂禹貢九州如冀揚之島夷此州之嵎夷萊夷梁州之和夷徐州之淮夷是數州之境接于要荒故有蠻獠之民雜處其地如後世蠻洞羈縻州郡漢孔氏乃云

嵎夷萊夷和夷為地名淮夷為水名島夷為狄名豈
理也哉地理志濰水出瑯琊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
海淄水出泰山萊蕪縣源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
海今濰州淄州即其地二水本皆泛溢今皆復其故
道曾氏乃謂九河沱潛言既道禹為之道也既之為
言已也言禹之事已成也濰淄言其道水有本道非
禹為之其道者指物之辭言得其道之故而已夫以
既道為禹為之道則後言既豬者豈禹之豬哉又言

既入者豈禹為之入乎要之或言既與其皆語辭也不必曲為之說林少頴云此州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蓋河濟之下流兖州受之淮之下流徐州受之漢之下流揚州受之故此州施功濰淄二水順其道以入海則其功畢矣故止言濰淄其道濰淄既道則土可以下故卑地之土則色白而性墳瀕海之土則斥鹵而廣以青州近海則有二種之土也許氏說文謂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蓋鹹也可煮以為鹽者

青州田第三故言上下賦第四故言中上貢則以近海故貢鹽絺與海物等鹽即廣斥之地所出也絺細葛也雖非海濵所出竊意亦此州所有故貢之海物即水族之可食者所謂蠯蠃蜃蚔之屬是也但惟錯二字說者不同孔氏以其連于海物之下故謂海物惟錯非一種故言海物惟錯諸儒皆從之林少頴謂此總言海物惟錯不知其為何物則固非一種矣何須更加惟錯二字竊謂此言鹽絺海物惟錯與揚州

菌䇲羽毛惟木其文與此同木既别是一物而言惟木則此言惟錯亦應是一物如豫所謂錫貢磬錯當是治玉之石也少頴此說雖可喜然孔氏之說後世承而用之既久其說于經亦不為不通故當從孔氏青州既貢鹽絺與海物等而下又言岱畎絲枲鈆松怪石五品者蓋九州之貢直言于厥貢之下不言其地者以其一州所出充貢物之品不可指地而言之其言地者乃是此地出此物比他地為尤良故言地

以别之若此州所謂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徐州所謂嶧陽孤桐泗濵浮磬荆州所謂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者皆是此地出此物比他處為最良故也舜典岱宗注云太山也則此言岱畎蓋太山之畎谷也絲蠶也枲麻也鉛錫類也其色青于錫今此州所貢絲枲鉛松皆是適用之物至于怪石則誠有可疑者竊意當時制禮作樂必資以為器用之飾于義必有不可闕者非是欲以無益之物為玩好也舜作漆器禹

雕其俎諫者數人夫器與俎皆通用之物惟漆之雕之有以起後世奢侈之漸故諫者不止若使制責之間有可已而不已者則諫者愈衆矣舜禹必不用也

此説極然萊夷萊山之夷也其地周謂之萊子國漢謂之東萊令有東萊郡即其地也按左傳夾谷之會萊人欲以兵刼魯侯孔子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觀此則萊夷為夷狄明矣萊夷言作牧謂水退可以放牧也盖夷人以畜牧為事以射獵為娱故

從其俗言之檿絲檿桑蠶絲也詩曰其檿其柘則檿蓋柘之屬今人謂柘為山桑則檿絲蓋用檿桑養蠶所得之絲也但檿絲所用說者不同孔氏謂中琴瑟之絃蘇氏引爾雅謂檿桑山桑也惟東萊有此絲以為繒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陳博士謂檿不可織使萊人貢無用之物則受之為無傷數記皆以意度之難分是非但薛氏謂檿絲必萊夷作牧然後有此故言厥篚于作牧之後今考其文勢先言厥貢即言

萊夷作牧而繼以厥篚檿絲則蘇氏此說似有理也
汶水地理志云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即下
文所謂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
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者是也此州載入
帝都之道必言浮于汶達于濟者盖以道沇水攷之
則汶濟河實相通故欲至帝都當由汶以達濟然言
濟不言河者上兖州已言浮于濟漯達于河故此直
言達于濟則達河可知少頴謂王制雖言凡四海之

內九州是方千里無有贏縮多寡于其間如淮海惟揚州自淮至海不啻千里則以揚州言之于千里惟有餘濟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自濟距河自海距岱皆不及千里則以兖青言之于千里惟不足蓋禹別九州本以髙山大川為凖既取必于山川則難以千里限之也王制之言但謂九州雖贏縮多寡不同然長短相補亦可約其為方千里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

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
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濵浮磬淮夷蠙珠
曁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徐州之境言海岱及淮夷漢孔氏謂東至海北至岱
南及淮蓋徐州東直抵海北接青州則至岱南及揚
州則及淮也爾雅泲東曰徐州今禹貢徐州不言泲
而青州乃言泲者爾雅商制商無青州青兼于徐故
徐言泲也周禮職方正東曰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

沭音述今禹貢徐州乃有淮沂者職方周制周無徐州徐兼于青故淮夷見于青也少頴謂禹貢不惟異州不言疆界以餘州互見然其餘八州亦有互見于他州者夫一州之境必有四面今但及其山川之二境則其不載者豈非互見于鄰州之間乎至徐州獨載三面所至者此又其辭不得不然若言海岱則兼于青州言淮海則兼于揚州故言海岱及淮然後可以別徐州之界此説極然按地理志淮水出桐栢山

桐栢在南陽平氏縣東南葢豫州之境也沂水出泰山葢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二水即下文所謂導淮自桐栢東會于四沂東入于海者是也二水發源皆不在徐州而于徐言其乂者二水雖發源于他州其下流至徐始為大患故于此言其乂為二水皆已治也少頴謂徐州之水以沂名者多矣酈道元曰沂水出居石山西北經魯之雩門曽點所謂浴乎沂者即此水也又武水出武陽之冠石山世謂之小沂

水又一水出黄孤山亦曰小沂水許慎曰沂水出東海費縣東則徐州之水以沂名者多矣此所謂沂盖揗盖縣所出入泗之沂以下文灒淮桐栢東會于泗沂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源委相注故併二水言之此說是也蒙山在太山之蒙陰縣西南徐之北境山語所謂東蒙詩所謂奄有龜蒙者即此山也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殛鯀于羽山即此山也二山言其乂謂水退之後二山皆可種藝也大野澤名地理志大野

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野即大野也大野言既豬謂往前泛溢今水退得豬水爲澤也孔氏謂水停曰豬周禮有以豬畜水豈非有停畜之義乎蘇氏謂周禮職方氏河東曰兗州其澤藪曰大野今徐州有大野者大野在徐之西兗之東周無徐州故以屬兗此說得之東原即今之東平郡在徐之西境其地平故謂之原東原言厎平謂致功而地平可耕也曾氏謂徐州言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厎平則水

之流止地之險易無所不治葢淮沂是水之流也大野是水之止也蒙羽是地之險也東原是地之易也流者止者險者易者無所不治則此水平可知矣此州既水平故色則其土則赤性别其土則埴墳墳先儒訓為土脉墳起人皆知其義惟埴訓為土黏曰埴亦未知埴何以訓為土黏故唐孔氏按考工記用土為瓦謂之摶埴之工則土非黏安可摶以為埴故知埴當訓為土黏也此州言埴墳謂性雖黏而膏脉亦

自墳起也乃林少頴正以埴墳為二種夫土有二種青州常言之青州言厥土白墳海濵廣斥則凡言土有二種者必析而言之未當併言若必謂埴墳為二種則豫州之土已别二種言厥土惟壤下土墳壚豈可又謂豫之下土又有墳壚二種哉故當謂埴墳為埴而墳也徐州受淮之下流其地墊溺已甚草木不得遂茂為日久矣今也洪水既平乃始進長而叢生故言漸包以漸有進長之意包有叢生之意故也此

州田則第二故言上中賦則第五故言中中貢則五色土故言厥貢惟土五色所謂土五色非謂一土有五色謂此州有青黄赤白黒五種之土也韓詩外傳謂天子社廟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黒上冒以黄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苴以白茅明有土當謹敬潔清蔡邕亦謂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授以太社土各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歸國立社謂之茅社孔傳所明與二説皆同則徐

州所貢五色之土豈非欲用以立社乎林少穎謂前言赤埴墳此又言土五色蓋此州之地大抵赤色者最多青黃白黑者僅有而已此說極然上貢土五色不言其地下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濵浮磬淮夷蠙珠曁魚乃獨言其地者蓋上言五色土乃徐州境内有處非一故不指一地而言惟夏翟孤桐等乃生于此地者最良故特言其地也羽即前蒙羽其藝之羽山也羽畎謂羽山之畎谷猶青州言岱畎也夏翟雉

也雉謂之夏翟者周禮染人秋染夏鄭注染夏染五色然則此言夏翟豈非謂雉之具五色者乎孔氏謂翟羽中旌旄其意見周禮司常有全羽為旌故謂翟為旌旄之飾要之古者器用車服用雉為飾者多矣不但旌旄也嶧陽嶧山之南也地理志東海下邳縣有葛嶧山詩所謂保有鳧嶧即此山也孤桐特生之桐也可中造琴瑟之用詩言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用桐可知矣莫非桐也而生于嶧山者為美嶧山固多

桐也而生于山南者為難得生于山南者固難得也
而介然特生于山南者稟氣為尤全故尤為可貴此
所以必責貢于嶧陽之特生者也詩曰梧桐生矣于
彼朝陽則桐以向日為良也可知矣泗濱泗水之旁
也地理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
入淮即此水也浮磬謂石之浮于水上可以為磬者
也泗水之旁有此浮石故使之貢焉唐孔氏謂石生
水旁水中見石似石水上浮焉此石可以為磬故謂

之浮磬周希聖謂浮過也與名浮于實之浮同謂泗水之石其高過于水上者可以為磬故謂之浮磬據此二說但以石非浮物故從而為之辭要之不必浮水上者然後謂之浮但磬聲貴清越以長故必取石之輕者為之所以言浮磬也曾氏謂不言浮石而言浮磬者成磬而後貢也淮夷淮上之夷民也漢孔氏乃以謂二水名唐孔氏廣其說謂淮即四瀆之淮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王肅亦同此說皆不

若鄭氏謂此言淮夷蠙珠曁魚蓋言淮水之上夷民獻珠與魚也詩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則淮夷豈可謂之水名哉蠙蚌之别名也謂之蠙珠謂珠出于蠙故言蠙珠也曁及也謂獻珠及魚也玄纖縞漢孔氏以玄為黑繒縞為白繒纖纖細也言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此説不然曾氏謂先儒以黑經白緯為纖纖與縞皆去凶即吉之服縞亦為燕服記曰及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注云黑經白緯曰纖

則知纖也縞也皆去凶即吉之服也記又曰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則知縞為燕服也玄也纖也縞也凡三物釋者以玄縞為二物以纖為細誤矣據曽氏此説蓋謂玄黑繒也纖黑經白緯之繒也縞白繒也徐州之篚有此三物故言之曽氏此説進退有據故特從之徐州入帝都之道言浮于淮泗達于河蓋泛舟于淮泗以達于河然後至帝都也淮泗達河之道二孔無説惟蘓氏攷據歴代事寔其言最詳蘓氏引説文

曰水自河出為灉灉水東出于泗則淮泗可以達河者以河灉之至于泗也許愼曰泗受沛水東入淮則泗之上流自濟亦可通河東坡云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沛世傳隋煬帝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葢學者攷之不詳按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東為楚少頴注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也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爭裂之處自秦

漢有之安知禹時無此水道耶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或為汴上下百餘里閒不可入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發吳杜預與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踰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事也秦漢魏晉以來有此水道非煬帝開創明矣自唐以前汴泗會于古彭城之東北然後東南入淮近歲汴水直達

于淮不復入泗矣

尚書詳解卷六